

玄小佛 著

留住一片情



留住一片情

〔台湾〕玄小佛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印张 2插页 158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

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6,000

ISBN 7-80534-094-3

1-85 定价：2.35元

早场电影没几个人看，钟凡很轻易地就买了两张票。离放映还有二十多分钟，沈冰冰皱着眉，小心地拭着额角渗出的汗粒。

“还有多久开映？”

“二十分钟吧。”钟凡瞄了瞄售票口上面的时间表。

“最不欣赏你这一点了。”沈冰冰不满意地眉心又拉起来：“看场电影，时间都算不准。”

电影票随便往口袋一塞，钟凡冒火了。

“你搞清楚没有？谁约谁这个时间在这儿碰头的？”

“奇怪了，你不晓得提醒我太早啦？”

“喂！沈冰冰，我可要提醒你这点。”钟凡一步也不让，指着沈冰冰：“未婚夫的责任可没包括做一个时刻表，这点观念希望你有。”

确切地说，自己是没什么道理。眼珠翻了翻。沈冰冰算是让了步。

“带我到有冷气的地方喝杯饮料！”

两张有仇似的脸坐进了咖啡店，各要了各的饮料，钟凡看也懒得看沈冰冰，给自己点了根烟。

“喂！”

一口烟喷出来，钟凡没反应。

“喂，聋啦？”

“什么事？你说呀！”

表情虽然凶煞依然，但，看得出来沈冰冰是在妥协了。

“别对我这么凶可不可以？”

“自找的。”钟凡口气冷冷的。

钟凡的脾气沈冰冰摸得太清楚了，硬碰硬，唯一的结果就是砸碎。从皮包里掏出口红，描了描，沈冰冰把脸凑向前。

“这个颜色漂不漂亮？”

“漂亮。”钟凡轻描淡写地看一眼，其实什么颜色都没搞清楚。

“你喜不喜欢我擦这个颜色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喜不喜欢呢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满意地把口红收回皮包，沈冰冰小心翼翼地将吸管放进口里。

“第几排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们的电影票是第几排的？”

“进去就晓得了。”钟凡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现在看一看嘛。”

“烦不烦人嘛！你。”

皱着眉，钟凡伸手掏票，掏了半天，怎么掏都是缺一张，摸遍了所有的口袋，还是缺一张。

“第几排？找不到？”

“别吵好不好！”

再重新摸所有的口袋，依然找不到，沈冰冰又开始叫了。

“到底找到没有嘛？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，连张票都放

不好。”

钟凡停下了找票的手，嗓门拉大了。

“张大你的眼睛，闭紧你的嘴巴，你没看到我在干什么吗？”

“钟凡！我警告你！”沈冰冰养尊处优的脾气再度爆发了。“自己做错了，少对别人凶。看场电影，受这么多气，没这种傻瓜！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闭紧你的嘴巴，待会儿再买一张，你吼个什么？”

沈冰冰整个人象装了弹簧，皮包一提，从座位上弹了起来。

“不必，你一个人去看，再见！”

“一个人看比跟你看清静！”

沈冰冰已经冲出去了，钟凡还在拍着桌子、指着门吼。等沈冰冰整个气愤的背影消失了，钟凡丢下钱，一口气喝光杯里的可乐，拿起桌上那张电影票。

早场电影，人本来就不多，钟凡不费力地就在一个女孩子旁边找到了座位。

钟凡坐下来，隔壁的女孩视若无睹地两条腿架在前座的椅背上，手上一大包爆米花，咔嚓咔嚓地发出声音嚼着，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不道德透了。

划票小姐也实在奇怪，那么大个电影院，几百个座位，顶多没有二十个人，却偏偏这么拥挤地把几张票都划在一起。钟凡瞄了旁边那个坐相不雅的女孩一眼，头发直直地垂着，

一条牛仔裤，脚丫子上套了双凉鞋，侧面看过去鼻子倒蛮漂亮。

突然，钟凡象悟出了什么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在自己的大腿上就是一巴掌。

女孩继续嚼爆米花，腿还是自若地架在前面，对隔壁钟凡神经兮兮的样子丝毫不以为意。

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沈冰冰那种芝麻绿豆的小事都能激得掉头不看电影的人，也有这种捡了票，潇洒自然，毫不羞惭，大模大样坐着等开映的女孩。钟凡又好笑又好气，也不管墙上醒目的“禁止吸烟”的红字，左腿朝右腿一架，点了根烟。

第一口烟还没喷出来，嚼爆米花的嘴，已嚣张地发出声音了。

“禁止吸烟！”

一口烟喷出来，钟凡狠狠地吃了一惊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硬梆梆的声音又来了。

“外面有吸烟室。”

这回钟凡是被惹恼了，捡了电影票，看不花钱的戏，心里还不放明白点，居然蛮象回事的架着两条不道德的腿，做出一副道德相。

“请你别太嚣张好不好！”

“请你自爱点。”

自爱？他妈的，哪跑来的这种女孩？钟凡生来不妥协的脾气发了。

“吵架你吃亏啊。”

女孩眼睛依然直视，脚还是架在前面的椅背上，爆米花一颗颗往嘴里送。

“掉了电影票是一回事，维护公共场所的空气又是另一回事，请你分开来处理。”

钟凡口呈O字状。脸转向眼睛直视的女孩。

“这么说，你心里还是明白票是捡的，这场电影是不花钱的啰？”

“不花钱电影是我的运气，不懂得公德是你的品格，混为一谈是没知识。”

她满口的爆米花，不等钟凡反击，两条腿已从前面的椅背上缩回来。

“趁电影还没开映，花几分钟时间想一想这个问题吧！”

钟凡口还没张开，只见她动作迅速换了座位，这一换，遥隔了有五、六个空位之远。

女孩的腿又架到前面的座位上，爆米花一颗一颗没有间断，十分悠闲，完全做到看电影是种消遣的娱乐境界。

不必说，钟凡看了生平最愤怒的一场电影。

朱经理一边看一边摇头，厚嘴唇流露出相当的不欣赏。

“不行，完全不是我的意思。”

最后，朱经理索性把设计图往桌面一放。

“我的意思——。”

半天没吭气的钟凡，慢条斯理地打断朱经理有意继续发表的意见。

“你的意思是你不采用了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——。”

钟凡再一次打断朱经理的话。

“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。”

“新的构想？”

“旧的，不过也许你没听过。”

“你说说看。”朱经理手一摆，很派头地来回摸着下巴。

“有一次，某家公司测验电脑公司上下员工的智能，准备裁掉几个最笨的，结果——。”钟凡两只眼睛发出捉弄人的兴奋：“答案出来了，公司最笨的，第一个遭受裁员的就是老板。”

朱经理的脸又青又白，手撑着桌面，发抖地站起来，指着钟凡。

“公司不会——不会用你了。”

钟凡一把捞起桌上的设计图，脸上挂着冷冷的微笑。

“把我的智慧用在你这儿，只有四个字可形容：暴殄天物。”

“钟凡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在广告界混了。”

“那我也告诉你，一个月之内，我会是另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。”钟凡把身子侧向桌前：“你晓得吗？你这个芝麻点大的公司，我老子的财产可以开一百家。”

“你去开一百——”

“你等着，”钟凡依然慢条斯理，保持着微笑：“给你

一句忠告，下次公司要裁员，如果你先考虑到自己的话，你这间广告公司的生意会比现在好。”

推开经理室的玻璃门，钟凡昂首阔步，轻松愉快，带着攻击的胜利，离开待了两个月的大发广告公司。

回到家，很稀奇，钟博元居然在家，大白天，父子能在家里的客厅碰到头，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意外。

五十多岁的钟博文，没有中年以上体积变形的现象，头不秃，肚子没往外挺，头发一根是一根，梳理得整整齐齐。尤其今天，白上衣、白短裤、白球鞋，整个人看起来，显得年轻而有朝气。

“嗨！爸爸。”

钟博元抬起一双十分开朗的眼睛，上下打量着满脸愉快的儿子。

“哟！怎么回来这么早！”

“很稀奇吧！”

“什么事那么高兴，捡到钱了？”钟博元打了打儿子的肩膀，递一支烟过去。

“捡到一张革职书。”钟凡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，先送到钟博元面前：“爸爸，你儿子马上要实行一个伟大的行动了。”

“简单扼要说说看。”

“怎么？爸爸要出去？”

钟博元指了指身上的衣服。

“又要去打网球？”

“跟人家约好了的。”

“秦慰慈？”钟凡做了个怪脸。

“还有冰冰的爸爸。”

父子心照不宣地笑了笑，钟博元吸了口烟。

“开始说你的计划吧。”

“我要自己开广告公司了。”

“你不是说要先在别人那儿做半年学点经验吗？现在才两个月呀。”

“受不了那些笨蛋的脑袋瓜支配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，你儿子会变成低能儿了。”

“你预备怎么开广告公司呢？”

“向你贷款。”钟凡很有把握地望着钟博元：“半年以内，我把成本赚回来，一年以内还清全部借款。”

“有信心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钟博元站起来，把手伸给儿子：

“祝我儿子成功。”

“一定会成功。”钟凡笑起来，嘴角的梨涡使他显出一张孩子脸：“不成功你的贷款就惨了。”

拍了拍儿子的肩，钟博元熄掉烟头，看看表。

“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再不走要迟到了。”

“爸爸。”

“还有事？”钟博元停下脚步。

“那个秦慰慈——你不是认真的吧？”

“大家很谈得来。”钟博元似有意避开，笑了笑：“哦，对了，冰冰来过电话，听声音好象受了委屈，去个电话安慰安慰她，别忘啰，你们才订的婚。”

等钟博元的车子开出去，钟凡还是坐在原来的沙发上，脑子空白了一阵，才开始想着广告公司的计划。

窄窄的小阁楼，挤了一屋子人，钟凡、沈冰冰、高震南、张永权、杨宝玲，再加上小阁楼的主人连志威。

这六个人，除了沈冰冰，大家都是大学时的同学，七倒八歪的，有人躺着、有人斜倚着、有人盘腿而坐、有人窝成一团，会抽烟的、抽着玩的，人手一支，小阁楼几乎被烟雾弥漫得就要爆炸了。

“怎么样？有心投效的是哪几个？不过：可要先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后悔了。”钟凡环视了每一张脸：“我再说一遍，进来的都是老板，赚了大家分，赔了——。”

“买五张车票到淡水。”连志威举手了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统统举手吧，没什么好考虑的。”

手统统举起来，连沈冰冰也凑热闹地扬起一只白嫩漂亮的手。

“举手的人脑子现在都很清醒吧，前途是个未知数。”钟凡再环视每一张脸：“可别冲动，再给你们三分钟考虑考虑。”

“后悔也认了。”躺着的高震南，一边看墙角上那台十三吋的小电视，一边回答。

“反正全是愿者上钩，没有谁是被逼的。”张永权加上

一句，搂了搂杨宝玲：“我不后悔，宝玲也认了。”

“宝玲，别盲从啊。”钟凡朝杨宝玲说：“爱情是一回事，工作又是一回事。”

“他是个呆子，我也只有跟定的份了。”杨宝玲娇小秀气的脸，对着张永权一张大黑脸。

“我们女孩子就这么傻，爱上了哪个男孩，就是个土匪，也死心塌地地当他是白马王子。”沈冰冰吐出葡萄皮，瞟了钟凡一眼。

“你少来，我要真是土匪，你躲得才快哩。”钟凡毫不让步，口气一点也不妥协。

“钟凡，你又想吵架是不是？”

“不过是告诉你实话，你吼什么？”

“我的妈！”闷着声看电视的高震南拍着额头坐直起来：“天下还有你们这种人，不吵架你们难过是不是？”

“我说句公平话，钟凡，你的性子是太烈了点。”连志威指了指张永权：“小张比你标准多了。”

“那你要看看宝玲怎么对小张，人家哪象她，把天下人都当成她家侍候她的佣人了。”

“钟凡！”沈冰冰跳了起来：“谁侍候谁，大家心里明白！”

“你以为嗓门大就——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高震南双手在空中摇晃：“都停了、都停止，你们看这个洗发精的广告。”

吵架声停了，大家把眼睛放在那台十三吋的黑白小电视机上：这是十分别致的一个设计，小女孩、少妇、中年妇女、

老太婆。四张脸，四个背景、四种神色、四样表情，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使用洗发精，画面跳接得很快，镜头拉得非常灵活，广告效果非常强烈。

“哪家设计的？”钟凡入神地看着。

“国新广告公司的秦雨苍。”连志威边看边回答。

“秦雨苍？”钟凡念了一遍：“没听过。”

“我也是最近在朋友那认识的，这女孩观念很新，设计的东西常常突破别人的想象。”

“是女的呀？”高震南有兴趣地探过头：“漂不漂亮？介绍介绍吧，我观念也常吓人一跳咧。”

“得了，锅巴。”张永权插上一句：“你不是在追你们公司企划组那个脸上有痣的吗？”

高震南这个锅巴的外号从高中就流行了，念了大学、服完兵役，到现在都做事了，始终跟着没有消失过。

“算了，我妈的话还是很有道理，她那颗痣长得不好，将来会克夫。”

“何必呢，我看老实话还是自己说好了。”

“宝玲，管管你们小张。”

“小张没说错呀，那个女孩是被你们公司另一个人追走了嘛。”

“锅巴，被窘了吧。”连志威丢过去一根烟：“做人安份点是对的。”

“好了，谈正题了。”钟凡拍拍手掌：“公司的房子我已经租好了，装潢也搞得差不多了，我打算下个星期一正式

开幕，怎么样？谁有意见？”

“哇，钟凡，你动作倒真快。”张永权翘起大拇指。

“我也帮忙了。”沈冰冰早忘了刚才还在呕气，嗲声地：“房子是我找到的。”

“女人就是爱邀功。”钟凡耸耸肩：“好了，大家没意见的话，那么：该辞职的辞职，平常老板对你们太嚣张的，该扭头就起的。可以把你们的自尊心培养培养，明天去让他们措手不及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还有意见。”高震南举起手：“这个开张大吉嘛，总耍来个酒会什么的吧？”

“我赞成。”不管事的沈冰冰倒第一个附议了。

“你嚷什么呢。”钟凡不耐烦地看了沈冰冰一眼：“你们认为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意见倒是可以采纳。”连志威很客观地分析：“一方面同行间有个认识，二方面连络一下广告客户的感情。”

“对吧，我赞成的没错吧！”沈冰冰满意地白了钟凡一眼：“以后我有什么意见你多听听就是了。”

“你安静点怎么样？”钟凡皱了皱眉头。

“什么意思你？我连句话都不能讲啊？”

“没有人叫你不讲话，可是也没有人叫你闲着无聊就讲废话呀！”

“钟凡！我警告你，我爸和我妈让我跟你订婚，可没叫我一天到晚受你的气！”

“哟呀！钟凡，吵什么呢你们。”高震南在两个人中间：

“学学人家小张好不好？”

“钟凡，道个歉算了。”连志威使了个眼色。

“是嘛，小事情，何必呢。”张永权也跟着劝。

“道歉？道什么歉？她的气焰已经够高了！”

沈冰冰原先的气愤再加上钟凡不肯道歉带来的难堪，皮包一提，冲出了小阁楼，动作快得拦都来不及。

连志威马上指着门口，对着高震南说：

“锅巴，骑你的摩托车去追回来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钟凡看也不看门口：“别费力气，追不回来的。”

“追不回来，你就送她回家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高震南无可奈何地摊摊手：“没有女朋友的人，只好去帮人家追女朋友了，对了，连志威，开酒会那天千万把秦雨苍找来。”

“我们也该走了。”张永权拉起杨宝玲：“宝玲回家晚了，她妈又有理由骂我了。”

三个人陆续下了阁楼，钟凡还是坐着不动，连志威丢了一支烟过去。

“怎么？你不走？”

“要赶人？”

连志威划了根火柴先送到钟凡面前，自己再燃。

“你呀，说句实话，脾气是烈了点。”

“别谈她了。”钟凡手一挥：“一谈她！我就会想我这个婚是不是订错了。”

笑容拉掉了，连志威严肃地坐到对面。

“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这种感情够难得了，你怎么讲这种话？”

“问题就在从小一块长大这上面。”

“钟凡，这点我不欣赏你。”

钟凡眼睛一闭，头往后靠。

静默了一会儿，连志威眯起眼望着钟凡。

“是不是又认识什么别的女孩了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

“那你闹什么情绪？”

钟凡继续闭着眼，烟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。

“说真的，有时候我还真是羡慕小张和宝玲他们。”

“别不知足了。”

“连志威，我想你最知道我的情形的。”钟凡坐直身子，睁开眼睛：“一块长大，双方父母都是世交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然后我服兵役到现在，彼此都没有机会离开彼此的视线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她的父母满意我，我的父母满意她，喏，就这样。”

“也许你们天生就注定是有缘份的。”

“得了，别再用那两个字骗人了，缘份？缘份是什么？缘份就是条件。条件呢？条件就是彼此满意，彼此欣赏。”

“你对冰冰有什么不满意、不欣赏的？”

“你有眼睛你自己看吧。”钟凡又闭上眼睛，头往后一靠：“我真的羡慕小张和宝玲，共同的想法，共同的观念，

共同的兴趣，最重要的是，两个人是经过选择才决定在一起的。我呢？算了，不谈了。”

“钟凡，难道你一点不爱冰冰？”

钟凡沉思了片刻。

“也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你还是爱她啰？”

钟凡没有回答，连志威接了下去：

“钟凡，有句话我想你应该听一听：除了有点娇生惯养的脾气，冰冰算是个好女孩，别苛求太厉害，现代的女孩子，生活圈大，社交圈广，朝秦暮楚的故事太多了，冰冰的条件，凭良心说，要交十个八个你钟凡这样的男孩，那太容易了。”

连志威换了个坐姿，弹弹烟灰。

“当然了，你钟凡的条件，也是没话说，个子高，长相帅得就差没去当明星，家世好，也有点才气，当年在学校，一手好诗，也不晓得叫多少女孩有意无意地抛眼角。说起来冰冰配你，虽不是天作之合，也算是郎才女貌啦。”

“讲完了吗？”钟凡闷闷地压出一句话。

“讲完了。”连志威双手一摊。

“我能有一点意见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连志威又一摊手。

“你不是个讲废话的人，但，你今天没讲半句有建设性的话。”

连志威好半天抽着烟，看着墙角，有一、两分钟之久，用一种用心良苦的心情，清晰地说。